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斐然集卷十七

宋 胡寅 撰

寄秦會之

某頃于丙午之冬屢欲進謁既而不果前年侍家君東行每蒙相公存問而某時有母喪非惟不敢趨伏屏著亦不敢輙具書尺惟是向慕感激之誠至今何嘗不在左右也自相公均逸于外而謙奉親閒處迨此暇日可

以曳裾齋閤少聆道義之誨以自警策而吴楚相望緬焉數千里有志未遂增以馳結是用伸布竿牘少見區區近世以來邪說暴行横騖于天下三綱九法浸以湮滅相公見危授命于二聖北征之日事君以道于羣枉連茹之時主張斯文領袖當世真得古者大臣之義矣其于放淫詖詖正人心息邪説使斯民不淪于異端曲學乃天下所以徯望于相公者也側聞閉户讀書討論大業動心忍性以承大任之降德譽日新有識欽嘆而

其竊有疑焉盖謂相公繖信佛說手抄華嚴經八十卷終歲而後畢則未知鈞意之所存也佛之為道盖以大倫為假合以人世為夢幻其辭善遁而不稽實理從其教者必棄絕君親掃除人事獨以一身處乎山林之下皇皇然以死為一大事凡慈孝忠順之屬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扶持人紀為生民之大經者自彼觀之猶露電泡影空花之過目耳其為世害盖甚于莊老之獘清談之晉也自臨川王氏以二教之似亂周孔之實天下靡

然化之判心迹二言行臨難忘義見得忘恥高言大論詆訾名教謂劇秦美新為達權以歷事五代為知道其效至于風俗大壞戎馬長驅國君遠行宗廟荒圮中原板蕩逆賊亂常學士大夫拱手闤視不以槩于心以為是固然耳至其甚者又或臣敵庭拜仇人廢君篡國安行而不顧夷考其平昔則未必非誦經持素歸向空門禮佛參禪非笑孔孟之人也此豈非以大倫為假合以人世為夢幻之禍與相公蹈方秉節正色立朝捐一身

表萬世君臣之義而得政日淺施設未究一日聖上寤
想忠亦追鋒圖任縉紳之責望者益備聖上之期待者
益深則相公于格天之術業當畫明也于遯世之賢材
當盡知也于奸慝之情狀當畫窮也于恢土宇除讐逆
之方略當畫講也凡此乃皋夔伊周所以相其君而鄒
魯先生所以詔後世非竺乾以寂滅為樂者所能知也
是宜求之六經考之前史而相公任重道遠當潛心而
措意者也彼香水海妙高峯徧參互攝之寓言曾何足

進乎往時嘗見觀文李公與故相吳公書論華嚴與大易無二其詞宏辯固難窺測而其竊欲置議曰三代而上聖賢繼出天下大治不以無佛而闕典也及漢魏而後佛說浸淫乎中國聰明才智之士尊而信之者葢有其人矣而拯溺救焚出生靈于塗炭者不在何充謝廣王縉之流乃在乎諸葛武侯東山太傅李唐之狄相本朝之寇公葢三綱九法之所恃以存何嘗讀非法之書而後能也方欲請決于李公而李去長沙某也于心終

不釋然今又聞相公日進常珍間以異饌竊恐嗜好有以移天下之正味使無父無君者崇尚佛乘益歸于性空遺累之習謂蹈方秉節如相公猶有取焉則于自任天下免民塗炭之意毋乃終始本末不相符乎其未獲瞻望履舃而輙進瞽言者誠以相公好善虛懷山藏海納其不敢自以其言為不善忽于輕千里而告也顧畢其辭則俟他日惟相公有以教之敢冒鈞嚴伏深悚懼

寄張德遠

竊承大府久次長沙以重兵厚賞脅降水賊遂通兩湖之道絶外連之株悉意防秋無所牽制國勢幸甚此本郡縣之任一將之功昔者失計耳不足為相公道也然既降之後若給還牛具與之田土得良守令拊循之免三年租賦庶不復為賊而嘐守輩非愷悌之人也其間可為兵者習熟江湖便利宜因其舟楫自作一軍付之别將然近世鮮有肯強本制末之勢而徇情憚衆從而封養疽癰者則有之矣願相公及此事會改易郡守監

司若皆如張嵩柴武則非特人無議論必有綏輯之功也昨見程千秋乞不以有無諸般拘碍辟差縣令一次所謂諸般拘碍者詐官負犯不敢赴銓者也而使之為民父母甚意不謂然即嘗奏乞令下千秋慎選及是者左相曰無人願就處不如是誰肯往且督府已行矣闕照而已事遂寢夫以人所不願往尤宜加意而使有拘碍不可授任之人而委之甚以是疑相公欲平賊之速而忽于使民不為平賊之本也民叛與兵叛不同如虔賊

向來岳飛非不討殺亦有已見淨盡之言終不能絶尚跨四路出沒何也州縣非其人歸業不可寧為寇耳水寇本縁政煩賦重加以任人速之一日兩郡嚮應所欲殺者五等人以官吏為最獨免執耒之夫其心可見矣一叛之後梗塞數路首尾六年塗炭良民失陷歲入及行師用兵之費不知幾何若州縣自初一一得人豈其至此已往不可及來者猶可追願相公加意而圖之自古英豪治殘破之後未有不減州縣及官吏文書者靖

州久合仍舊爲渠陽砦前已具聞鹽香常平悉當擢廢
諸司事兼委一漕一憲不啻足矣縣止須一令一尉官
省則事省而費寡民可安居矣今天下之所共患者外
雖有讐敵叛臣内則有握重兵難馭之將帥謀臣策士
思所以善後之計未有得也昨來吕相國以私怒減降
親衛之兵迄今不復日以稀少而勁卒利器良馬盡歸
諸大將名爲神武軍其實恩威不出于天朝誣上行私
自植形勢其智術不施之于敵仇而施之于朝廷虛增

軍數以取糧帛詐為北討以規器甲求無不得言無不聽自副貳而下徧置私人軍屯所臨盡奪公家之利令之不受禁之不止功小而賞大有賞而無罰政使國有宿儲民有餘力歲無水旱之變坐贍大費將何能久以是為安乎而况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仰食一不足禦寇一不勝非倒戈向内則曳甲北走不然散為盜耳必至之理也所幸尚有諸小校分統之兵可以自朝廷指蹤令聞祁超一軍又為岳飛所併而任士安吴錫郝

叚王宗等飛盡欲得之飛本忠義自立初不若是有所
效而為之也昨來王璵討賊無狀其軍併之韓世忠夫
主將不善易之可也何乃與其衆而分之祁任之事則
又甚于此矣以是計之水賊之勝兵與其戰艦未必全
歸朝廷而其牛畜未必散之耕種也自建炎初載黄相
國用招安之策流毒九年盡變祖宗軍政使天子無自
將之兵天下岌岌相公不有更制二患仍在則無惡乎
議者之紛紛也昨蒙教賜似以軍民為二道厚于軍而

薄于民欲棄五穀養生之具而日進鴆酒烏喙竊惟精忠遠識四海仰望固非愚者所能窺測而舍已用善以勤攻闕失為平定之方則相公有意于孔明之烈其辱知最舊敢不以董幼宰徐元直自處每事十反期于有補乎

寄宣撫樞密

去九月扈從至平江朝廷懲維揚之禍日謀遠徙私竊以為不然夫維揚蓋由謀之不臧而非為避之不早也

而用事畫議者多以宦官宮妾愛君之情揣中上意叨竊美官心實憤恥之遂具囊封疏過失陳今日所當先務者傾展殫盡不敢絲毫有隱于宸聰之聽亦庶幾萬分有一不辱知遇言雖不效亦不蒙譴盎主上聽納之德裕于昔時而閤下薦引重言雖遠而不替也適緣大人祗命至池州忽得宮祠之請某勢不得留遂復丐閒併沐俞旨間闊去國敵騎繼侵戈甲烟塵瀰漫吴楚徯聞麾幢入援張大宋之天聲者以日為歲中外所切兹

承揔提秦甲已渡漢南扶持國勢天下幸甚閤下忠義大節照冠一時幕府賔僚又多竒俊施設注措動關存亡其夙已顓冥矧復疎遠投機應會又非逆料之所能也古人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撥亂世反之正者必推原禍敗之所從起掃滅而更張之庶其有濟然則今日必罷和議必用君子必退小人必慎名器必講武略必明賞罰必擇守令必固本支必建藩輔必討盜賊此十必者有一不必非所以撥亂而反之正矣

然和人用事則此十必者必不行何則其道不同而其身不利故也今欲撥亂反正則以罷和議為本此議不行則此人不用君子必可進小人必可退自餘七者亹亹有緒矣夫和人初心非有覆國亡邦之毒也無謀慮則和無才術則和土地非割于其家也金帛非捐于其府也子女非出于其室也姑以偷目前之安悅用事者之意耳其久而不破則結朋黨則迷國論則立異姓則事敵國惟利是從無所不可今歲不征來歲不戰日斷

一股月斬一臂刻膚盡肉椎骨及髓雖于敵人得計而于國家最病此議不息雖微外患其禍機隂發不在金敵之下也夫建都立國伏惟閤下既有定論某不敢知竊謂奉迎大駕西幸梁秦以圖關中者中興之宏規也屏蔽江淮增重上流定居建康者往古之明驗也可行則行不可則止因時制變者哲人之達識也成敗在乎天得失在乎人物有本末事有先後苟為倒置未見其可今緩急之序某既略陳于前矣其瞻所屬非閤下其

誰任哉某遠迹林壑職當緘默尚兹喋喋實為知已

寄趙相

自承白麻播敷登位次輔以直道繼庸邪之後以宏才當蠱壞之時天下聳然慶明主之英斷知中興之有日賊臣不道挾敵稱兵原其胎禍非朝夕之故相公戡此大難必有成畫而得諸道路有可疑者自詔書既下聲罪致討不知革輅今次何都以君避臣古人所辱或傳宮省已邁泉南而祠曹告牒之下閩廣者數又甚富審

有此計非萊公奉章聖親征之策矣兵交之時自治尤急賞罰號令必有以收人心回天意者而功罪是非一切含糊未得別白至于去留除授兵馬應援命令不一衆聽不孚凡此數端恐非保邦制勝之術也頃者廷議撫安江沱但欲南趨不圖北向荆襄要地僅若荒餘自岳飛奉揚天威稟受指蹤而援師不繼復輕召還即令重兵盡聚江浙上流空迥全無保障李成孔彥舟等諳知洪潭利便若或穴飛還幸兩越則敵必留兵屯守吳

楚諸路財賦粟帛朝廷不得而用之豈聞舉國避寇輿轎柁舟煙瘴谿谷百越之外而能再興王業者乎荆南飢卒不滿數千鄂岳二州方困水賊德安最為要害緣曾妄改守臣今雖再委陳規深恐已失事會武昌名為帥府實則僅能自存惟長沙捍江湖之衝為二廣之蔽闗公所為取湘西杜預所為通零桂而孔明所為利盡南海者比于諸處差為完實而所恃者吳錫一軍六七千人耳錫至湘中四年屢立戰功御衆有律人已信服

全楚所頼比聞羽檄追赴江西雖帥司有請借留深恐
未聽錫之不可離湖南猶往年宗斌之不可去荆門趙
宗印之不可去郢西近日陳規之不可去徳安也用人
如用馬因其服習其功十倍鄭之小駟至晉而敗故廉
頗在趙莫與為敵及為楚將不復有功正此類耳明主
不泄邇大臣慮四方孫皓之季慮不及遠徹南郡之備
專意下流于是杜預王濬一舉取之若必欲移吴錫是
棄三湘八桂之地矣切乞廟堂留念所顧者相公啟沃

主上深發獨智克奮神武如光武昆陽之事以三千破
賊莽六十萬豈云衆寡不敵相公集衆思廣忠益去自
賢之意求所受教者虛心而用之如謝太傅淝水之績
以一謝玄却苻堅九十萬豈云强弱不侔再安宋朝永
保天命君臣俱顯不亦美與某待次山間無緣曳裾東
閤終日正言而心之精微又非筆削所能敷叙然愚者
千慮大抵如前又于侍讀張公亦有咨稟仰惟宏度必
賜開納革輅徂征扈從勤止敢請精調寢餗上副倚毗

寄張樞密

近承追鋒甚峻天鑒孔昭竊計許國精忠聞命引道不特還事樞之舊宜遂膺爰立之求中外具瞻日徯明制然敵人匪茹蓄謀累年而朝廷燕安不為遠慮一旦禍發所忽舉國雲擾乃是智者無以善後之際趙公既當致柄閤下復被圖任宗社存亡豈不在兩公之手乎昨來反正之初忠臣義士所為裂裳裹足願立乎朝廷者以主上進幸建康有中原之志具後佞臣諛媚更互取

寵但言退避不務恢張用此之人行此之政至乃安然通叛受侮考之古訓雖使苟安歲月戎車不駕必非興隆之兆矣今事會如此乃是上天警悟聖主深發獨智使懲艾既往改紀國政開中興之運也夫以臣叛君其事固逆而以君避臣其事尤恥此乃勝負之決要在策畫堅定不輕退轉耳昔苻堅以百萬南伐其視晉如石下之卵耳又非有君臣逆順之說也若如前日諸公所謀小則引避大則屈降彼東山太傅獨以何道而談笑

制勝哉閤下與丞相公所當慨然以古人自期必不忍靡靡委委循望實俱喪之覆轍也夫興衰撥亂全在人材而其難知堯舜猶病人之常情好見其所長而隱其所短好遜志之語而惡逆心之言于是臣其所教友不如已而阿諛求合之士日湊其側慮有遺策者吾不得知也舉有過事者吾不得聞也其心非不以善為之而卒陷于迷繆破毀者無不由此人雖難知而某獨謂告之過則喜聞善言則拜集衆思廣忠益不甘受佞言而

貌敬正士者乃知人之本也人無不知則于扶顛持危興衰撥亂無不如志又何必役其心思勞其耳目區區于事為之末乎今聖上親御六師兩公夾輔王室其當明大義攘羣醜中嚴賞罰保固上流之大略已具之丞相書中望樞密一見之而此所陳亦欲丞相兼聽而並覲也夫不待下問而先自獻言誠以荷知素深思効萬一耳仰維宏度必賜開納

寄折帥

朞去秋嘗拜短書似聞已塵清覽自惟蓬迹久不再瀆
玆承奉膺重寄分護上流殿此南邦仰寛西顧恭惟神
明交相台候萬福竊以湘中比歲大勞未艾水寇接境
軍饋頻煩奸吏因之反為民患人材風俗大抵宣和之
餘習至于每下則有甚焉枝葉既萎本根將蹶如虔冦
之出沒三路如楊么之梗塞兩湖非由敵兵實自郡縣
政煩賦重民生無聊坐使善良化為怨敵興兵屠剪于
此累年賊則未平民祇愈困封疆日慼和議猶乖雖行

聘好之多儀未免營屯之横貫勢須厚斂以佐大農而
比魚鳥之民又類牛山之木莫逃踐履仍厭斧斤月引
歲滋其終可畏若或推行寛政必坐之興所以赦令丁
寧徒成文具計臣罷軟立被譴呵歷攷自昔衰亂之時
亦有乘勢維持之政而其樞要全在人材維人難知聖
哲猶病公抱濟時之術業緼憂國之丹誠固嘗參決萬
微鋪張有叙陟降多士器使具宜方魄兆于中興尚淹
稽于成效斂此大恵施于一方如決江河以潤尋尺惟

是有識逮彼遺黎式觀取舍好惡之端深思注措先後之意將以固宗社靈長之慶豈徒息閭里愁嘆之聲動千威休當此非易伏惟宏才遠略遊刃有餘早乞外庸歸秉元化其向奉勑命假守小邦謂官期之尚賒于温凊而無曠繼蒙録用俾復舊班未敢冒承幸蒙賜罷奉親屏處澗壑考槃乃值鎮臨禮當造請路幾十舍江隅三津跂望旌麾輙伸牢牘言念著誠去偽乃古人處已之方務實去浮亦今日移風之道獨具啓目謹罷煩文

尚冀聰明特垂亮察輕寒在序開府之初敢請上副倚

毗精調茵爲

寄張德遠

春間蒙賜鈞誨嘗有詢問之言方其時相公獨運廟堂

進退賞罰聳動天下凡所舉措諒皆安允雖欲進説亦

無所及今化鈞在手已逾半年以功效考之所以賢于

去歲者固不可掩相公道心高明世味淡泊于富貴權

勢必不得已而無所慕羨于仇怨睚眦必務平之而無

所報復于異論殊方必虛已考納而無所嫌忌于親戚
故舊必視才選用而無所黨私于諂諛遜志必求諸非
道而無所悅着然後誠心果昭公道果闢則所草不待
已日而孚又況半年之久哉孔明廢李平廖立沒齒無
怨必非智與力所能使也今議者或以前五事窺測相
公而畏威逐利之風日盛士大夫以結舌相戒雖口不
敢言而心未必服人不心服而能成百世之功者振古
無之相公無亦少思其故乎惟聖人然後每事盡善雖

大賢未免有過相公才高天下德冠多士可謂大賢矣獨恐道古今而譽盛德如所謂慮無遺策善不可加之語洋洋乎鈞聽所以虧損德業者為不少也往時人材之不善既已黜逐往時政事之不臧既已更改要使異日相公功成身退之後所用之人所行之事皆無可議不為他人藉手猶今之視昔乃盡美矣若曰權在令行適意而已後亦皇恤此非相公自任以天下之重之本意也惟恕其狂愚而取其忠焉

寄趙張二相一 詩見第一卷

某承之支郡尋常無事不敢輒以竿牘上勤威覽聞之道途既衆有不得不以輒干鈞聽者或謂二公細故之間薄有相望未知信否若其無之何乃人言籍籍萬一有之某竊謂二公不取也自聖主即位以來七年之間命相七人而後及二公宰相佐天子定天下不可數易也易之數者葢聖主欲歷試羣臣擇其可屬大事然後久任焉耳二公登庸于今將三年自比年任相未有如

是之久者也聖主既推心天下又屬望將責中興之效于二公今也六師方張事功初起協恭比德轉敗而圖成二公之相倚猶左右手之不可相無耳與目之不可偏廢也何為相望于細故而忽事君許國之大計耶夫權勢所在易以移人進取之士有不得于彼而求于此有不得于此而求于彼彼此交間左右掠賣以售其說有鄭朋之傾邪陰附無谷永之協和朝廷自非臯夔伊周聖哲之資心如明鑑無所偏黨鮮不惑矣若不為此

然則二公之所由異者何耶右相早登樞府首以左相之賢薦于上其後右相仗鉞遐裔謗書流聞獨左相不以為然嘗力辨白及秉鈞之日首乞還右相于退閒之中非相為報也必曰國步方屯禍難未息倘得志同氣合之士相與左提而右挈之庶乎其有濟耳比年吏員益冗而不加澄清兵將益驕而不加控御財用益匱而不見節省民力益困而裒取未已毁譽益亂真而讒巧得志賞罰益失當而功罪反易若此之類未聞廟堂論

辨切磋汲汲愛日而行之也而乃以芥蔕肝膈間布于多士夫豈二公相引重之本心哉夫人識慮所到固不能皆同而義理所趨則不容有異不知二公所異其無不公耶抑亦有動乎血氣之偏也自頃公卿大臣得志據位惡人異已援引朋黨倡和如響及有過失亦不復肯相救正一時所取富貴隨即雲散烟滅矣而其得失是非至今不可掩猶昨日事是故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和而不同猶和羹醎酸醯醢不同而和于味同猶以鹽

濟鹽梅濟梅而不和矣二公以國事而有不同耶則當有君子之和左相曰某人賢右相曰某人不肖其賢不肖在人宰相何喜怒焉則亦廣詢詳覈而用舍之可也左相曰某事不可舉右相曰某事可舉其可否在理宰相何留情焉則亦反復研究而施置之可也凡此不由乎讒譖之人附麗之私離間之道又不動乎血氣之暴好惡之偏視聽之蔽揚己矜衆輕人重我之所為也直相與推公心行直道以期乎世難之或濟而已如此則

二公德度坦然嫌間不開上而使聖主信君子之可用異乎世俗之所為也下而使士大夫無愧勿令小人得以藉口也幸而因此賢材益進政事益修攘斥強鄰開拓故業垂諸史册照映萬年將有光于蕭曹而廉藺不足云矣不然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愚恐天下有以議二公也其淺識短見不足以知先賢往哲之彷彿獨思逢時遇主言聽計從建立功業可以光前範後者皆以道義器識為之本根進為撫世則二人同心各致股肱

之助功成身退千里命駕不失平生之歡若其較計于勢利之途睚眦于同異之際理屈事乖固無足論倘幸取勝則亦悻悻然小之為丈夫必見笑于大方之家矣二公負俊傑之才抱高明之識直言正行受萬乘非常之知豈其有此必也其聽聞浮淺不詣厥真然而鼓鐘于宫聲聞于外或者云云未有底止是以欲黙而不敢輒爾布之才非宜僚辯非陸賈念荷眷待有素又方棄外無與人交馳爭轍之嫌故敢傾盡而不疑干犯威重

不勝惶恐幸恕其狂易而察其區區郡事少閒因得讀史書有所感成古詩三篇併以浼呈仰冀采目不宣

寄劉致中書丙辰

致中凡一別二十年世路艱虞好音不嗣每聞博學謙道德問日休雖相望閩湘千里之外猶足少慰比日毒暑不審起居能好安否緘書累幅為貺荷意雖勤而謂某有以取譽與謗于世此則不敢當也學業未成早被任使不聞善狀為家國之光方逮罪不給何譽之有毋

乃以告者過而左右又過聽予至曰恩義未加厚于託體同生則其所未聞也其自嬰兒幾瀕于死先祖妣永壽君鞠育撫養之不啻如已生以至成人永壽君臨終它無一言惟以不肖之身屬大人使善視之大人長養教誨日厚一日必使有立以不墜祖妣付託之意于今三十有九年矣過庭詩禮資以事君常懼不肖仰辱恩紀他日無以見永壽君于地下此其終身之責也如左右之見責者祖妣不以是語其大人不以是詔其一日

無故以左右違經背禮之言從而信之毋乃亂倫而悖德也乎若夫世父世母以至羣從兄弟里居食貨宜有以奉養周賑之此則任門户者之責顧先後緩急之序有所未及非忽然忘之此不待鄉黨朋友譏議而後知也頃在荆州大人棄官躬耕共為子職比歲屢稔廪粟漸盈方有買田合族之意而散于盜賊空囊來湘中食口無慮千指流離漂轉略無寧歲壬子冬又遇刼散亡遂盡某粗守訓戒不肯枉道以取世資十年之間三見

廢黜其于仰事俯育蓋有難以語人者若不出情實勉強而為之以要譽于鄉黨朋友是鄉愿而已矣使其力有餘足以仁及宗族人子之義不敢有已又必稟命而後行亦無專輒之理也來書盛稱仁義禮樂之道夫仁有厚薄義有重輕擇義之重則禮由是起居仁之厚則樂自是樂言豈一端而已哉古之人有得乎義理之安雖舉世非譽不加勸沮又況治平之公論風化天下龜山之至德師表士林德不孤必有鄰矣左右所謂世謗

不負無乃以利而言得罪名教予承晧殊未期惟增懷

仰伏冀為道加愛

寄秦丞相書壬戌

近蒙寵錫鈞翰併及二弟所以存問之意雖敻絶千里

如載色笑下情感幸無以名言某病朽之質叨竊祠飫

無功而食有愧伐檀却掃柴門謝絶賓客指疾日甚裁

減書疏惟是玩心典籍用寡悔尤或行或藏均蔭德宇

獨有議服事累曾具禀後聞吴尚書滸郎中皆傳及鈞

意欲使自明乃以未蒙照悉葢私家本末非外人所知意相公以海行常禮謂其當然也今不免詳述塵涜鈞聽其所爲辨論者縁于人情未安重違先訓故耳人情未安重違先訓者縁過房入繼與收養棄遺恩意輕重不侔故耳過房入繼禮之正也則當爲本生行心喪解官收養棄遺則本生之恩已絶而所養之恩特厚雖不爲本生服可也是故福建路有專得條令及近年守臣申請禁約明文而其三伯父没時其官建康叨列記注

雖齊衰不杖期先子猶不詔其行之然則何為心喪解官之云夫父之愛子必期其行成名立名與行之成立孰加于孝其不成立孰加于不孝豈有喪紀大倫反使迷繆以陷于五刑莫大之罪曾是以為愛乎先子非有憾于其伯父也揆諸理當然爾其非懷私于先子也反諸心不忍爾先子心源澄靜道學精深處事如權衡閱禮如水鑑使其亂命其于先子無能為役猶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況治命丁寧而反復乎其本直守所志亡

言可也而向來禫服中須至略陳仰關朝聽者其說則多矣方其仕未顯時人未嘗為此言其後通班禁闈入預論思而出守屏翰世人所謂宦官之榮也鄉情理分疾勝而忌前乃始交唱迭和暴而短之其下則羣吠所怪聚蚊成雷萬分一恐當塗聽來有誤焉耳人非甚愚不靈未問義理姑擇孰利而孰害巷之人猶能也五刑莫大之罪終身廢棄心喪解官厥紀三年寧其三年而仕乎寧其終身而廢乎禮者稱情而為之節文聖人制

母服不敢二斬若父在則齊衰不杖朞夫豈欲薄于母哉武后隆興陰教乃始越典至明皇時賈至等議復古已有制命而習俗不之改以至于今斯禮也仲尼為是則武后為非武后為得則仲尼為失可謂習俗不改而非喪服儀禮之大法哉然當時從武后之政與夫習而不改者必自曰盡孝于母矣今其政與人雖已滅沒而得失是非不可移于人心是故君子處禮不可不慎也若夫先王未有此禮則聖人許以義起故叔齊不受父國

而孔子賢之韋玄成不襲世封而漢宣帝嘉之張鎰徒
父之讐而裴耀卿救之温嶠欲奔母喪而晉元帝止之
葢自野外綿蕝以來或因時或因俗或因事或因人而
變常立制者何可勝數本朝法令備具久矣申明衝改
尚無月無之亦未嘗固守禮律膠柱而調瑟也葢有不
服所生天下以為不孝而道德柄臣以為孝任用至八
座者矣亦有身姓某後姓某既膴仕矣母貧困扣門逐
去不顧而位登將相者矣悖于大倫至是苟見保持非

惟不蹈刑辟又且利達况事理之異乎此者反不見容于物議亦獨何哉龜山先生君子之宗也益尹席侯小人之冠也皆過房入繼亦未嘗解官行心喪三年天下不之罪則棄遺收養者從可知也日者伯氏建州教授録示所上相公書為某别白物議之不然者其説詳盡獨造端三數語未免婉曲葢伯氏與先伯令為嫡長子當為親諱不得不爾也如其審然則某所申請為妄議者排擊為當投竄誅殛為宜豈可以一經家訓文飾私

義變海行之禮律私于其之一身哉竊知相公不欲用有司所定冀其早自覺悟決然行之免成大釁相公之所以愛憐是也而過房入繼與收養棄遺之殊則恐士大夫未有以達于鈞聽者此事蓋人倫之變其亦何心誦言之今日披露殆不得已耳伯氏為親者諱之意正不顧彰此一節然衆口斷斷日多一日其究使必父子兄弟乖睽疑阻骨肉之恩同乎路人則其不若直言正論以祈事理之定于一也彼借此為奇貨相排擊者誠

不足道士大夫立身行已惟義之適義苟不可死且不辭官于何有某雖不肖嘗奉令承教于君子矣自乙卯年吕常伯之譏誚客行丙辰年劉進士之書札顯至先子作釋謗一篇手澤尚濡然一時羣公隨俗毁譽知不出乎拘攣之域有相契愛者則為某憂之而莫能主也幽懷耿耿積有年所仰惟相公學識行義器量事業直配前古宗賢世哲不特俯視近時作者是故旋乾轉坤閶闔萬化旁人視之如扁舟片帆在銀山雪障之中莫

不胆裂䰟喪自失而走而相公處之綽有餘裕批卻導窾遊刃恢恢若庖丁之于牛揮斤八極神氣不變若伯昏之于射六轡在手控馭如志若王良之于八駿負大任重氣力舒徐若烏獲之于百鈞葢才全而德不形亦行其所無事故能若是其妙也某于此時不竭其血誠仰扣威聽脫或議者有以見訾則與訾先子無以異某然後真負孝之責雖相公追眷先子一日出入門闌道義之契亦何及矣伏乞相公以禮部太常所定將上于

議政之暇特出片言謂禮緣人情以義而起其比尋常過房事體不同合為所生服齊衰不杖期如此降吉則先子銜恩于九泉其也戴德于沒齒本宗與伯氏兩房大義堅定縉紳及鄉閭浮言帖息無搖撼簸揚之態天下之如其者皆得安其身為人之後相公之賜可謂深矣遠矣不可以有加矣夫非常之議反經合權非有司之任也故願相公以道揆之乃能變而不失其正也自堯舜象刑夏后肉辟商周因焉漢文帝聽緹縈一言興

仁恤刑易笞鉗城旦之法至于今千五百年天下之全軀保體受一女子之恵不知其幾何人周勃張蒼之徒親見鄭侯定律不為緹縈撤且賤而棄其言也則某之所陳必望相公哀而許之僂僂丹亦不覺詞費冒瀆威嚴悚息進命

致黎生書

吾友奮自艱苦未及顯榮其親而遽罹大故欲報罔極何以堪處然聖人教人欲顯其父母者本于立身揚名

吾友要須行義日修謗讟日息乃立身揚名之效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謗讟之不止毋乃檢身亦有所闕乎試摘三事尤大者為吾友誦之龍斷一也鬻爵二也聽鄉曲之訟三也夫因市利所入雖厚然放利而行斂怨不少既坐此致富則可以已矣世業有可嗣者有當改者吾友被服儒行而使昆弟習為駔儈不仁孰甚焉今富名既著雖欲深藏若虛不可掩矣曷若使子弟力田敦本取財于天地不為侈靡夸耀恭儉節用仰事

俯育必無不足之理也葢尚侈靡以夸耀愚俗之耳目則以客氣相尚必求勝于人求勝則廣費費廣則謀利不得不急利入既厚則公上徭役必重其勢遂至于入貲求官以復門户于是多事矣吾友𥨊遊漳濵見其俗皇皇于財利無復義氣每以歎笑今幾何時其積貨無極入貲得官自足為鄉黨者亦何在矣由是言之使金玉滿堂而人知其有盜跖之行且旋即毁與家無儋石而人稱其為善人之門且享之久安孰得孰失乎夫以

厚賄係名軍籍以俟奏功僥倖恩命非獨法之所禁是亦吾徒平日所疾惡者方軍興時冒濫固多而論事者屢及之朝廷數有戒約一日兵革少弭具數覈實澄斥浮冗即不得遯而皆見矣當是時非特以有官為悲又且以失貲為悔商度利害者猶必及此況論義理乎居鄉里立門戶當與人為矜式至愚無知如梁氏輩亦何足介懷抱而較雌雄乎必欲心競力爭勝而後已沒世窮年其有既乎夫分爭辨訟小人所不能免聽其詞訴

而決其是非此乃州縣之權非布衣韋帶之職也吾友天性疾惡故凡耳目所接必為之區處其意若曰與其使犯于有司或顛倒其曲直有所賕賂曷若善言曉析之使兩解而去此固善矣如出位何人之常情喜怒予奪未必能去私意一循公道或智慮所照必有偏蔽則裁處之際豈能盡當受辱者既須積忿得理者又思報恩他日之患有不可勝言者亦非全身保家之道也至其甚不服者或用笞杖以懲之是顯用州縣之權事之

最不得者也不待詳述而後知也故願吾友奮然罷此
三事閉户讀書脩其天爵脫去卑近力慕高遠以仁為
富以義為榮急于治已緩于攻人不負師友之所期待
此于吾友平日剛決一反掌之易耳凡相勸戒者未嘗
不拂逆其意今由貧窶而致富以白身而得官見信于
鄉人爭訟不決于有司而取決于一言自世俗觀之豈
非美事然稽之聖人之教則悖矣孔子曰富與貴是人
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能斷之事是不以其

道也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入貲之事是不由其道也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以舉子而聽鄉曲之訟是出位而有願乎其外也然則世俗之所美乃君子之所惡必矣禮義誠不愆然後可不恤人言内省誠不疚然後能不憂不懼不然毁言日積安得不少加意拔本塞原莫以弭之豈可藐然勿聽因自嚬蹙乎古人曰名譽不彰朋友之罪某與吾友遊十有三年矣比來令問少

損于前時每一念之事如在已獨以吾友自信堅確難于進言亦恐衆口無端未可稽據今兩年于此誠有疑焉適值吾友居喪更無外事是以告忠或蒙采擇如其不然苟蕒見教豈敢強聒以取疎絕也

寄張教授書

某受資不高才智淺短一自幼童早聞父師餘論誨以克己之學汩于場屋冉冉十期見道未明持志弗堅欲取世資登門而覓舉其去小人儒特一間爾所少自恃

者尚謂平昔緊予有聞未能忽焉忘去兾得脫跡學校訪友尋師或卒相其鄙陋昨從昭武李氏伯仲游已聞有閤下今年識其人云久依絳帳尤能誦記閤下言動之詳獨其恨未獲瞻際也常謂英雄豪傑何世無之惟道之不明俾斯人莫知所以用已方略足以幹八區氣幹足以興事為然而識不徧理而誠弗立焉故蹈于自用妄作之愆篤信好善率履不越非特鄉人皆好之雖蠻貊之邦行矣然而世變萬殊不能執中而並應使各

適其當則未免為獨善孤德之隘此伊周事業所以不可多得而後世功蓋天下者其平生終始未嘗不有遺恨也伏聞閣下學貫百氏才雄萬夫明允篤誠克勤小物施設注措獨守其宗某雖未嘗少窺道德之光華然妄意藩籬敢謂如此某也僅守其聞未能自得力量又不宏遠夫安能任道乎惟思力求賢者親炙而扶持之庶幾不入自棄之域某人為某言閣下亦知其無狀之姓名自念何以得此益見閣下之與人為善厥道甚廣

也故思自納于門墻是以因其人而拜書雖未能百舍重趼有愧于心若夫服膺問道尚兾他日辭不諭心敢幸矜亮承閤下方憂居更願為斯文抑情稱理以副善類之望

代人上廣帥書

某嘗歷攷在昔隱約成徳之士與進為輔世之人其建立光明盛大不膠一曲者未有不立于中道無過無不及者也所謂過與不及者長于剛而短于柔厚于柔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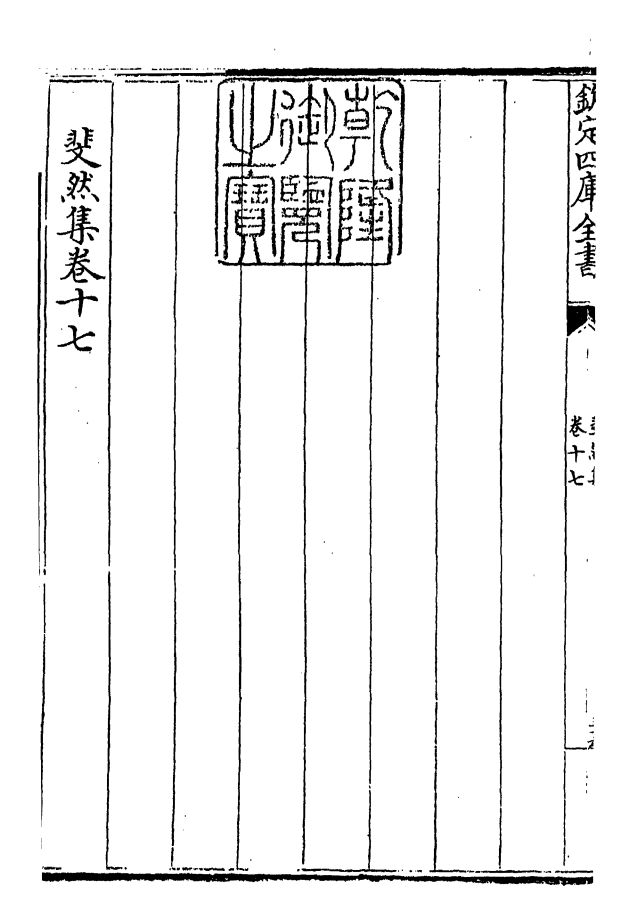
缺于剛是也夫惟達觀萬物之情而內鑒氣質之偏知事之不可以理揆而不以一槩處乃能矯揉而權度之以之為己則柔而立剛而塞以之為人則剛而不怒柔而不懾使彼觀我者名之曰此剛人歟則寛厚則從容則裕然其不可澄撓焉名之曰此柔人歟則威嚴則斷制則毅然其不可犯干焉是故有商綴旒于下國者此道也仲山甫補衮于周家者亦此道也畢公保釐于東郊者又此道也是故東京以兵草定天下則世祖以柔

道行之劉璋以暗弱失國則武侯以剛克振之若夫子太叔不忍猛而寛則國多盜賊而乳虎屠伯之流專尚刑名則斯人畏而不愛終莫得其適嗚呼安得一弛一張圓機之士與之共論此哉伏以某人俊傑足以識時務通達足以周事變精察纎悉總理周盡而不失之于苛慈仁博愛樂易可親而不失之于泛葢詩人之詠賢才也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則所以形容其文之德也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則所以表著其武之致也此

所謂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今乃于閣下見矣是以聖主灼見而深知觀能而詳試二郡承流而豈弟之譽播兩道膺使而周爰之職修乃授以嶺西之藩既收其干嶂滅烽之效又畀以南海之印益取其萬艘輸𧶽之績蓋自偃武以來將明于外施為注措焯焯在人耳目未有如閣下之懿者也惟是廣東環十有三郡負山並海而綠林之聚𦬇與章貢相呼吸四民之集東與閩甌相控引風帆浪舶出沒乎汪洋浩渺之

間者其程次遐邇又孰得而計之而真姦大偷與健家豪舉屏匿其間莫不陰交猾吏相為囊槖以勤有官君子之心至于受害而無告者則謹畏之旅隱約之民爾然則牧伯于是者葢不宜師曹參之治齊顧直法子産之治鄭然後得寛猛之分無競絿之失也竊伏待于下風而聽于道途閭下開府曽未時月而緩急之施無不顯仁藏用善良者如蔭乎慈母狡傑者如懼乎嚴師譬夫庖丁之技未經肯綮而發硎之刃恢恢乎其有餘地

矣彼有廣孔公之刑德並流不能專美于前一方之幸何其盛哉上方急賢朝有虛位追鋒促召且在旦晚遠方蓬蓽之士不于此日爭先覩之快而形歌頌之聲則亦僻陋愚蒙將有後時之悔矣是敢齋祓以言跪拜以進惟閤下恕其狂瞽而又加采目焉干冒台嚴俯伏俟罪



斐然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斐然集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遇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李堯棟

謄録監生臣王　鉽

斐然集卷十八

宋 胡寅 撰

寄張相

即日秋凉恭惟鋒車入覲神天所相鈞候萬福某久違熒座瞻仰實勤去九月緣大人趨召至池陽忽得宫祠之命勢當就養遂復丏閒冬初離去行朝閒闗江西道中今夏才達湘潭侍下傳聞總師出關已次襄漢即嘗

修布尺牘少叙區區道途多艱未知得徹鈞聽否近有自會稽來者竊承上念忠勲已正爰立之拜遐方幽僻未覩制書然中外傾心為日已久建中興之茂業今也其時昔三老董公説漢王以滅項籍之道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晉文始伯登有莘以覵城濮之衆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立國治軍之要不過是二言矣若夫黜邪登正修明百度去亂從治鎮撫百姓所以成此者也相公今既當軸處中運動四海切惟成畫素定以次施行

必有以大慰蒼生垂絶之望獨恨固陋莫由自近陪東

閣後塵終日正言少裨知遇又不敢從事于刀筆末禮

重以冼凟依歸之誠寔恃鑒照氣序向冷徒御遠勞仰

冀上副睿衷精調毖食

寄折叅謀

湖南向伯恭提衆駐耒水之上仗孤忠以遏豺虎旁無

救援日久情見為賊所執舂陵三路襟喉而賊據之韓

京吳錫本隷伯恭京屯回鴈錫屯桂陽傾望環睨而不

敢進部使者移司逺徙徒以空文譸張列郡例經殘破惴然自守誰能合從以解紛難聞宣撫公已體傾憂慨然受命則部分將校掃清寇盜救連帥之危兵所從出當不慼素而逺近側耳未聞鼓行之聲有如綠林知用先人奪人之謀徑逾湘源超越嶠外以迎請大使為名遂將授人以柄束手遐裔耶以丞相元勲舊德當此重寄承旨嘉謀逺識叅决籌畫幕府所置諒多賢才豈其遷延坐取譏議何如速奮威聲即日引道以一軍出昭

賀逼春陵檄京錫兩軍嚴兵俟命以為犄角元戎總中權之重肅按全城勿使賊鋒乘勢猖獗然後文告擒縱之勢成而救難解紛之功立矣

寄張相

昨者姦庸久據要路遂致仇敵亂常干紀警報初傳四方深恐朝廷再蹈覆轍為退避之計及聞聖主獨斷登用相公下詔親征罪狀眾著人心咸悅士氣自倍宗社再安係此一舉實天下幸甚然以久驕不用之兵當蓄

謀有援之賊以彼下駟當吾鋭鋒則小捷未足喜而其前輕後重尚或可虞諸將勁兵盡護昇潤無他奇道難以立功似聞京西一帶空虚豈無精騎可以直擣宣武之巢穴乎竊料廟堂已有勝筭直欲攘却淮泗之聚擒豫戫麟不止列屯據險苟為自守之計而已相公既已任天下之重動干休戚注措非易更望體武侯用心不自滿假集衆思廣忠益誓戡大憝克成中興之烈乃副人願

某學業未成方幸閒處得以討論古昔異他日或有萬
一可為世用而相公每加論薦欲使暴其所短近奉堂
帖再有柱史之命恭惟聖主宏度欲屈羣策相公旁招
俊乂猥及非才艱虞之時不敢避免只候潭州差到兵
級遵依聖旨即日就道但執筆記注清切之地如某已
試無狀豈敢冐處已具奏牘乞一閒散差遣少効尺寸
伏望進呈之際更賜一言俾遂所請下情至願
荆南自唐慤在任日修治城池亦極險固後緣允文千

秋二憾攜之憝既出兵二部不援以至于敗然令險固尚如舊也解潛本合便入居之而留枝江累年是以無成王彦今移襄陽則兵必盡往而所種麥荆南必不得也則薛帥到官日雖有城池而無兵無食民何由歸業民不歸業則土雖沃衍而財無所生猶無有也竊恐當更出峡中耕牛仍徹瞿塘米禁二物通流民有所資矣襄郢既皆宿兵則荆南乃是内援豈可無人為薛帥之助宜分監職司一員置治臺于城中則緩急謀議有商

量處辟既佳士又美才當周旋其事乃可責功效耳千一之慮更在鈞念

與制置叅政

竊以世衰道廢公卿不下士久矣雖其布衣之舊一旦相視絶等矧不逮此者乎昨者麾旆西來所為脩記叅問動静者直以事貴于禮當然固不敢少萌覬覦延佇報賜伏辱鈞翰所以慰藉者未忘世好欽戴德度奉承誨言然後自愧淺之為丈夫也幸甚幸甚冬寒伏惟鈞

候萬福謹啓不宣

伏蒙諭以一路之資供一路之費此天下之正理仰服至論所以紓民而足兵者兩得其道矣世所以亂緣拂理之事積而不治也以一路之資足以供一路之費推而廣之則一世之材可以周一世之用一世之民可以出一世之兵一世之物可以足一世之役而或以人材乏少調度不給兵威不振為今日之患者特于正理不明焉耳矣頽波泯泯其效可見㕘政所存如此不獨方

隅之幸將天下實頼焉所恨僻居出無僕馬無由趨侍

仰承餘教引領北望不勝拳拳

寄叅政

自聞追鋒入陪大政某以僻處未果修附慶問其于欣

慰則與有識同之四月下旬忽奉堂帖蒙上恩記復俾

入侍退省踈遬實自蔫論已試不才方且懇免召旨嚴

峻亦既就途冐暑飲氷遂感瘧疾陰邪内寇正氣傾侵

欲再露章躊躇未決忽見邸報已蒙改命在于愚陋則

固宜然不敢更前重招譏議輙形奏牘丐從祠館爰自己酉去國逮兹六年僑寓流離雖獲粗定仰事俯育未免食貧自惴無庸敢萌過望眷焉微禄終頼國恩鈞照既深必蒙垂念倘得閑局不棄分隂求所未聞證其已學他日叅政精忠直道深格帝心正位鈞衡旁招俊彦其將曳裾東閤誠未為晚干冐威嚴下情皇恐

近聞王師克復襄郢國威稍振志士增氣恐須及時收還湖北一路不以分鎮置帥司于荆南改付才望重臣

仍須兼制夔路出其鹽米耕牛又通湖南仰其均濟糧斛
襄郢安峽分屯勁旅仍以襄陽割隸河北以成自南圖
北全控上流之勢以紓行朝虞虢下陽之慮此誠存亡
所係不論安危而已某往屢告當路聽者藐藐忝政若
不以為然事幾再失無可為者尚何言哉

寄張相

竊以今日人材最難得未用者則不易知不若于已用
者舍短取長猶少失也左相及相公宏才蓋世運量固

有餘矣然周公孔明之心尚欲兼用天下之士終不自以為足而輕蓋人材也李丞相心在王室威望已著使當一面則有折衝之勢矣秦丞相死生不動社稷臣也還侍經幄時有獻納其功不在汲黯之下矣李端明氣畧剛正奮不顧身內之六曹尚書外之藩方要害無施不可局促霅上何用之之淺也致仕向子諲才具通敏有扞衛我宋之赤心為偽臣所忌久不見用精力未衰正可任使夫此四人者人品各不同皆今世難得者若

薦之于上則秋防有十萬兵之形隱然在大江之南矣昨日竊聞論使劉子襃借之語尤美不勝皇悚某初論奏時未知相公有請也既上然後知之今茲陳謨顯仁藏用非小智所能窺測惟是昧暗于軍旅之事猶未之學故于措意尚有未曉焉耳謹俟還朝齋心以請進所不逮也水賊屢譲且復罪大自知不赦人之淺識咸謂無可招之理今聞相公威信已著令之必從則湖南雖宿重兵竭民力所謂一勞永逸亦何不可之有銓量之

事在三湘則當以馬居中為首某所論特因修城差其親戚為提舉官及多差親戚在部下權攝耳固未盡百分之一也其人呂丞相所善也相公何從于湖南旬日間而遽知其無過乎鈞旆按行一方觀聽而以馬居中為無過某恐遠方自今得以輕議朝廷也願相公審之大旱歲事可憂去虐吏逐不才為民害者亦召和氣之一策賢于致齋祈佛遠矣自五月四日不雨至今火雲烈日殊未有雲霈之意果成旱歲民力已竭軍旅之費

不背于何從出如虔賊水妖未平添一兩火恐非國家之福惟相公深念深念

聖上虛佇相公之朝羣公莫比此千載一時人臣難逢之會也所薦而賢所行而善中興之基也或有不合衆心而相公先入其言拂衆而舉之成敗之决也某區區之心豈有他哉誠以天下之事難成而易壞君子少而小人衆邪說熾而正法將搣善惡二途無一視同仁之理相公得君當國而失大幾于人材進退何足道恐國

家之大事自是不復振也好人同己惡人異己王介甫已有成效廓開心量用度外之人志義之士而屏遠議和失節之輩此自古先民所以建立世界垂譽無窮者也未信而言古人所戒相公于某不可謂未信也是以盡其誠

人主之職在論相聖上既得之矣宰相之職任進賢退不肖知人而任當其才以坐收其功此則相公所當自勉也或曰孔明不總兵乎則將應之曰孔明自先主在

時左右國政而已及劉禪闇庸諸臣又皆不如已關張相次淪喪孔明安得不以師旅為已任然其治軍尚嚴賞罰相稱亦非易及頃在長沙一一稟白相公改容而聽之矣若以大江險易及諸將軍伍必資歷覽區處固無不可若沿江而上以柗安水賊為已任則望實俱喪失大計嘗時月而未必有成非宰相職事亦與孔明欲事北方先平南蠻之意異也左相居內孝友如張仲其意欲相公早還協恭和衷謀其遠者大者士大夫之望

中外一也今國之大勢若綴旒然吏員猥多不敢裁損武爵雜遝無緣核實軍數汗漫請給不貲科斂百端民力已盡矣用兵之意本何謂哉以衛宗社復境土也宗社有民而後可安全視軍如民治民如軍倒行逆施之則剥膚次骨日長不已小有水旱雖殺之無所得而賞格給餉一切蕩然行煦濡之政謂以此收其心而冀其用竊恐與詰姦刑暴之意異也諸軍節次渡江車駕尚駐臨安荆襄上流合建大帥分屯兵馬亦未有次第前

日陳桷尚能言之豈遠謀大慮而不及此耶願相公自
明職分勿為天下所窺
吳錫一軍自成次第前年討曹成嘗暫隸岳飛壯士健
馬精兵堅甲頗見選取故其心不樂為飛用今若俾聽
飛節制不獨無功而已某昨論平賊利害似可施行望
一閱之湖南憲馬居中湖北監軍董補之以言章汰去
無不稱快衡守裴廩視民如禽獸已罷新守尚用之宣
和間監司之下材也有向子忞者才刃如干將持身如

氷蘖累作郡守皆有聲績頃縁取怒吕相無罪而罷若使守衡則一郡之事旬月便舉矣向子忞者為一路太守之最然諸司惡之而百姓不惡也揣度事勢邢儔趙子巖必挨动以窘之朝廷若主張得定則一郡受賜如不然則子忞以疾惡数遣口語不若遂其所欲與宫祠却令范寅秩守衡亦可了一郡爾吕安老與子巖是親頗右之子忞又與吕丞相不周旋亦難為也切乞鈞念便為更易不爾定致紛紛却欲主張亦無益矣

伏承制命登進殊秩以相公勞勩之久聖主隆異之恩
體貌當然矣區區竊有獻焉誠以相公自任天下之重
方平内寇一意外圖身率諸將建立功業若中原未復
二聖未還相公必無受賞之心此有識之士竊覘舉措
貪冒之人倚平凖則非可苟爾也竊計深志遠畧已力
上辭不俟愚鄙之説矣近者左相緣史事遷官亦既懇
免史館官屬莫不然者二公庶于取賞風動天下以作
忠義之氣而抑僥倖之習所補非小甚盛甚盛

女真廢豫文字苟示下事亦可怪但未知彼别有所立耶抑自欲兼制南北也聖駕復還臨安恐廟謀未善其自來妄議凡立功立事須上意堅定不為浮議所移不然恐終無所成耳

湖南緣大兵大旱之後繼以月樁重斂又州郡縣道鮮得人故民力大段困乏怨咨日甚村落窮民有私製緋衣巾以俟盜起者今道州之永明有冦未平桂陽之藍山為賊所據郴州之永興羣盜方作已犯衡之安仁安

仁距衡百二十里耳帥司所遣兵折北不支遂避賊鋒過別縣帥司縁近年例不得兵州郡縁無錢粮招軍不得憲司憂恐計無所出若更無以善後加有桀黠者誘之鼓行而前直至長沙非難事今衆謂步諒一軍元在本路若劉資深以事實請于朝暫乞步軍徑自吉州過永新永興茶陵安仁掃除根本猶可及止資深受公厚知重言一發必可濟也

論語一書自先哲人人為之說昨見李尚書語及此因

問以第一句某問何謂時習荅曰諸家說不如先儒言日中時時中時身中時所謂日中時如昏定晨省中夜以興坐以待旦朝聽政晝訪問之類時中時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之類身中時如自十五志學至七十從心之類某曰是固善矣不審方其昏定晨省之時適在春夏則廢學干戈乎其學干戈適當三十則廢立乎恐有妨碍耳某又問學而時習何所學也曰學聖人之道某曰大道茫茫何處下工如是往復竟未有與決也

又竊聞先哲言論語所載皆求仁之方試即其說考之仁凡六十餘處大抵言為仁也獨答樊遲之問曰愛人而已自韓退之而後皆以愛命仁則恐失之子思傳之曰仁者人也孟子傳之曰仁人心也此心何處不備獨指以為愛可乎漢唐以來名世儒學往往工于訓詁度數刑名而未必知此故曰軻之死不得其傳道術為天下裂久矣不識何以幸教之

蒙示乙卯論使劄子某至今思之未曉其理縱使盡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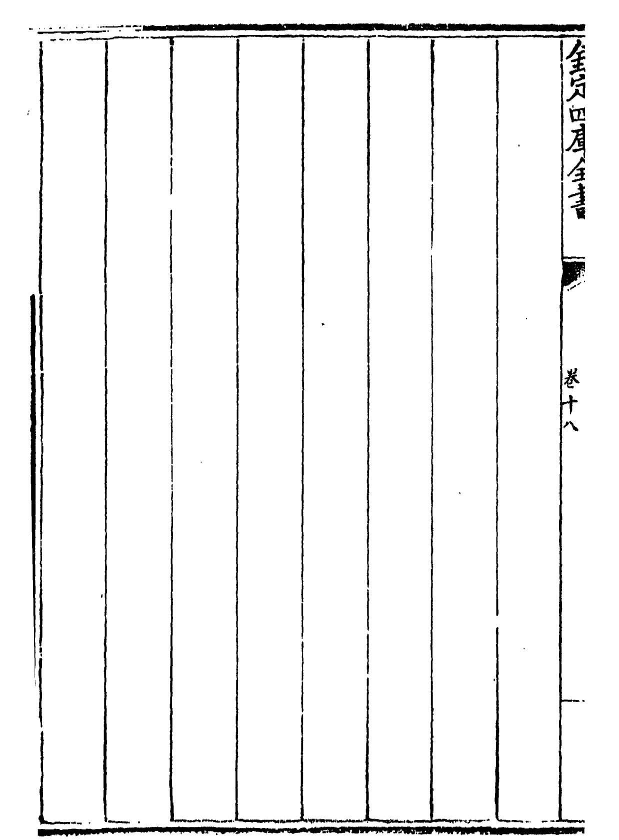
土地及梓宮淵聖母后一無須索只是敵衰大讐不報于義有何榮乎又況王倫輩非忠信之人往來簸弄使者動獲厚賞而初去只是請諱日諱日不肯報却設沒底之事畢竟恐墮姦計不然只是如某等輩愚蒙委不通曉而已矣如相公所論機權翕張之道此則宏規遠畧未易窺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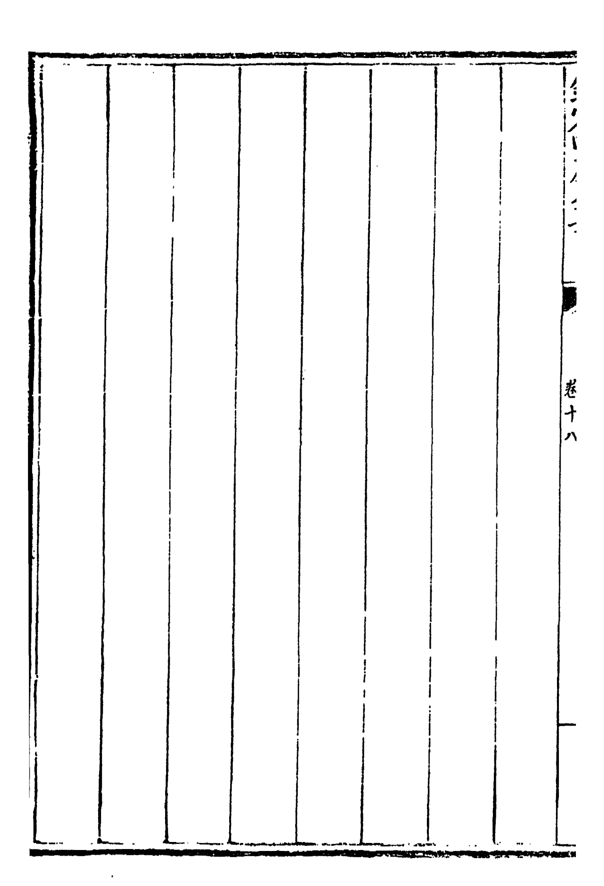
比者諸將捷音繼上敵益斂退以誘我軍深入平地今秋氣已冷矣又 聞遣楊殿前過淮必是見得可進但點

敵詐謀亦豈可不虞智慮淺短者每用寒心惟公憂在天下譬如袖手觀棊畢見得失一日當局則諸人往轍決不再蹈扶持興運遠迹前哲多士有望焉然則稽古謀道訪求人物以輔大業者未可恝然而空門寂地異學所歸又豈足永煩咨重以少貶盛德哉

聞敵人果有以河南地授我則應接當慎始十餘年間凡有詔令必以恢復中原為言所以繫百姓心也今乃于臨安增修母后淵聖宮殿是不為北遷之計也然則

居杭者乃實情而恢復者乃空言耳一未是也既下赦令免三年租稅五年繇役軍兵依元年營分招收不知何處運物支給及官吏所請應有從出若取于民則赦令所言是罔新附之民也不取于民何以給之二未是也中原之地一是金人強暴所向凴陵二是為世間人不知有三綱動輒投拜甚則僭叛號令之初要當申明大義以示勸戒而張楚劉齊並以本非獲已處之自今而後誰不利此此三未是也不知公以為如何闕





今歲開進十三萬緡比之遞年則為加數然會計公私本用及脚運所費則當七八錢而後得一亦恐朝廷未之知耳

寄張相德遠

某四月十八日對于便殿面蒙天旨俾列卿貳即以先父久病未安之狀不遑寧處乞一外祠上干宸聽聖恩隆厚却其劄子惶恐而退欲俟旬月再有奏請不謂禍罰之速以五月四日訃音㽞來倉卒奔歸幾死道路此

月二日僅逹喪次慈顔杳邈攀慕無及罪逆至此何用
生為伏惟鈞慈亦賜軫念先父自崇寧二年任湖南路
學事應詔薦遺逸二人蔡氏以為范堯夫之客鄒志完
所薦委兩路提刑司置勘不得情實猶降特旨除名勒
停夫應詔而薦非自薦也謂之遺逸則非在學之人及
趨時之士矣而行遣若此用以卜政治亂可知由是絶
意仕宦經歴觀政重宣一任宫祠兩年侍養及二親終
事即便掛冠靖康之初多士雲集用人迅速立致公卿

先父時居荆門去京師纔半月程正月被召六月到闕七月除祠援辭免至十月在職三十日不敢取容遍觸羣公之怒而去建炎紹興六年之間三命瑣闥最後入覲五旬省闥又以罪斥四十年仕途興廢如此非特世味淡泊忘懷軒冕亦圜鑿方枘必不可行故甘就岑寂修葺遺文證明斯道以待後學亂離以來世途益隘喜怒軒輕寧可復道雖晚節抱疢不享遐壽所切幸者不蹈駭機獲没牖下而已先父韜晦潛耀舉世不知相公

疇昔信愛于未識之前嘗有汲引使進為當世之意今而已矣豈特嗣子孱弱無所蒙賴在于門闌桃李萎落人物之念寧不盡傷無由訴陳但切零淚

某歸伏喪次視弔慰之問伏蒙相公鈞慈以先君捐館特遣使人䝿致奠禮自致祭文發明其道所以期屬者甚重而傷悼之良切三復摧心言不能敘畧此具謝仰乞垂察

寄趙秦二相 戊午

某幼承義方之訓才忝科第先父宦情久寂即便掛冠
雖時艱虞不令自逸教以致身事主而某資才凡下造
事多窮不能出奇振策為親榮顯加以轉徙僑寓脆甘
大藥所以輔養老人之具往往不備自乙卯丙辰得疾
日就衰耗某又從仕拘綴少得定省比及大故又不在
左右扣地號天無所逮及痛貫五内何以生為言念父
子久荷眷憐伏惟聞之亦動鈞抱
追念先父道學高深德行純懿潛心大典術業修明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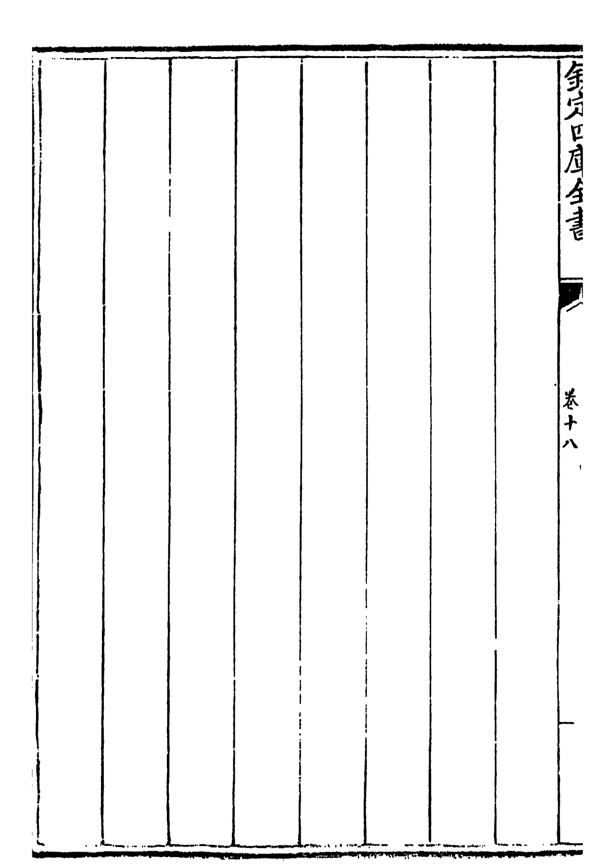
生深自韜晦惟恐人知雖交遊至熟賞文析義而心相忌媢白首如新者多矣獨蒙相公信愛于未識之前屢降指揮貴其晚節還職西清寵除便郡閔勞從欲委訓經籍泰云獨蒙相公信愛知重屢加汲引欲使振耀久而逾篤逮謗焰薰灼之後引疾告老復被隆渥加職賜金益昭聖明崇儒重道之意皆近代儒臣所未嘗有先父存日感戴固深今諸孤藐然待盡苫塊論報厚德未知其日血涕零隕言不能敘某上世世居武夷寸田不足以餬口逮先父起家名冠

當代而廢黜之日十居其九晚遭離亂百念灰減獨以
壯年守官湖外賞愛衡山有卜居之志己酉歲自荆門
避地遂來湘中兵革相尋又五年乃克息肩人生不可
以無寢廟也即欲結茅數間族衆不可以吸風露也又
欲買田二頃然僑寓力薄無由可成視公子荆之苟合
猶未彷彿而譏疾之言靡所不至姑置是事但荆閩遠
阻勢難歸葬禮有時制不敢踰越已于八月内克襄大
事于湘潭縣之西山先妣祔焉送終之具雖不得不可

以為悅然無財不可以為悅亦稱家之有無而已至于埋銘不獨先賢以謂非禮兼先父韜藴潜閟平昔號相從之久者亦不知其涯畧莫有任此事者惟是節惠易名或云官品未應得乃蒙朝廷特降指揮哀榮之典始卒並舉豈惟先父没身之幸寔自聖朝盛事耳哀感之情不能詳布

某昨蒙收召列職天臺兼直禁林仍司勸講要津華貫委于一身切度相公愛念之意非徒欲富貴之也而在

闕



職司亦可作武林守以代馬擴邵陽守以代王彥要之數為郡守不獲自伸莫若與一外臺俾詳讞刑獄捕治盜賊為當其才耳

致李叔易

叔易近日看閱何書侍下優游所得計益粹大人嘗言學詩者必分其義如賦比興古今論者多矣惟河南李仲蒙之説最善其言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

物動情者也故物有剛柔緩急榮悴得失之不齊則詩人之情性亦各有所寓非先辨乎物則不足以攷情性情性可考然後可以明禮義而觀乎詩矣舊見叔易要見此說故録以奉呈

致單令

兩辱過訪良深慰感晡昃暑風伏惟德履頓蔭清涼日前聞蔡朝詢言欲為左右收淚某曰此俗俚之語也渠不知令子成人非殤報服斬衰三年恩義兼重豈為我

輩謔一笑之樂而忘至情予適又聞已致簡相招屢用
哀誠已拒之矣向來德施朞喪亦俟卒哭而後赴飯獠
俗慢易不知禮節公為邑宰仍兼學事當如高柴使薄
俗矜式不待聲言也侍從游之久忘其僭易然在仁人當
有取焉耳

致蔣教授

某設聞末學妄意窺測洙泗微言而為之說又不敢以
簡約之語包括遠旨反使觀者疑惑于此累年幸爾脫

纂未嘗示人荷德施好善不厭詢問每及朋友道廢久矣某今何幸其敢有隐輙往一策五篇如旬日過目却當易致其間有于公心未然者便望籤出續得請益也

謝魏叅政

某言念宣和辛丑幸忝桂堂末契而某仕途蹭蹬乃不少接英躅髙山仰止三紀于兹今者閤下上當天心叅與大論天下之士孰不願在下風而望餘光矧如某者宜如何哉

恭以聖主收還威柄改用仁賢公于此時首被圖任十五年之大弊其事衆矣動干休戚注措非易伏惟精忠以副君上之委寄遠識以觀治亂之本原宏量以用度外之人敏材以濟萬微之務一正綱紀鞏固邦基不于閤下而誰望哉勝政流行傾耳以聽也

某昨以無庸退即丘壑竟亦不能自免一墮瘴地跋踣六年蒸潰煙嵐氣血耗瘁若非大賢登進協贊風雷使赦令必行公道闢開則如某輩從蠻鬼之録必矣近者

已被堂帖放令逐便恩德之厚未知報所若夫拯拔湮沈與繼千帆之後吹嘘朽蠹俾同萬木之春願以晚年歸依鈞造

謝湯侍御

某疇昔仕路既已回環比及投荒與世益邈是故仰止賢誼雖劇區區而窺尋聲光其道無由也第聞侍御踐更所至風績凛然范孟博蘇君章不能遠過向者分閫南州命下之日士民引領跂踵以俟屆止欲解紱投劾

而去者郡郡縣縣不下數人某于時雖正麗丹書懾懦之氣因以激昂髙山仰止心向往之真若司馬子長之于晏平仲矣

玆者聖上獨攬乾綱侍御首膺耳目之寄直言敷聞公道大闢收召志義之士屏黜凶邪之人敦宣貴肆之風變革賤拘之俗刬十五年之弊政崇千百祀之宏基侍御之功今為第一巖廊虛位注意有歸側耳柄除盡究賢業

某一斤六年自分永已大恩曠蕩盡滌垢汚半月之間併還階品自非侍御哀閔堙厄協賛聖謨何以得此感篆肝鬲未知報効某謝事早歲實有憂讒畏譏之心今則癉癘薫蒸齒髪衰矣正合待盡丘林歌詠聖日惟公勉建勲業以幸區内乃所望也

某嘗謂効忠莫先于薦士伏見右朝請大夫向子忞奉身守正持身如冰玉通才利刃遇事如發硎前後坐廢皆非其罪休閒既久更練益深朝廷方念外任難得其

人有如子忠正膺選舉若付以帥守監司之任定有殊

績伏望侍御特與檢會落職之因及弃置之故敷奏于

上改正過名亟加任使使直道不壅抑塞稍伸豈惟子

忠之幸多士實有勸焉

答張子韶侍郎

冬春之交伏惟味道燕閒台履萬福近兩拜教辱極慰

瞻係青翳想已清滌更廣訪壁藥為祝又聞健飯甚康

不勝欣羡其痁疾已愈溲旋亦減但半年病後朘削為

甚行將六十度亦難更充壯也每勤憂軫荷友朋之義
復禮忠恕兩段蒙不相鄙見既透徹言亦了達珍拜珍
拜何時得覩全書并尚書大學中庸孟子諸說渴飢莫
喻也會之踵荆舒後塵以蔡京王黼為標準以耿南仲
李邦彥為宗派其所願欲幾青出于藍矣濊然遽死遺
臭奈何向以得君之專行政之久依彷先民事業豈但
小康東南固可開拓河北乃僻經反道迷誤本朝若非
天佑宋室勦絶其命滋長禍亂何止于焚書坑儒而已

遺材尚衆惟公最受聖主之知當戒舍人促裝以俟環
賜益行正學副清議所望此外惟善衛興寢

斐然集卷十八

斐然集卷十九

宋 胡寅 撰

崇正辯序

崇正辯何為而作歟闢佛之邪說也佛之道孰不尊而畏之曷謂之邪也不親其親而名異姓為慈父不君世主而拜其師為法王棄其妻子而以生續為罪垢是淪三綱也視父母如怨仇則無惻隱滅類毀形而不恥則

無羞惡取人之財以得為善則無辭讓同我者即賢異我者即不肖則無是非是絶四端也三綱四端天命之自然人道所由立惟傲狠頑嚚則背違之而毛鱗蹄角之屬咸無焉不欲為人者已矣必欲為人則未有淪三綱絶四端而可也釋氏于此不單掃除自以為至道安得不謂之邪歟豈特此哉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皆可見也佛不言顯而言幽人死然後名之曰鬼也佛不言人而言鬼人不能免者常道也佛不言常而

言怪常道所以然者理也佛不言理而言幻生之後死之前所當盡心也佛不言此生而言前後生見聞思議皆實證也佛不以為實而言耳目所不際思議所不及至善之德盡于乾坤也佛不知其盡而言天之上地之下與八荒之外若動若植無非物也佛不恤草木之榮枯而閔飛走之輪轉百骸内外無非形也佛不除手足而除髮須不廢八竅而防一竅等慈悲也佛獨不慈悲父母妻子而慈悲虎狼虵虺等弃捨也佛獨使人弃捨

其財以與僧而不使僧弃捨其所取之財以與人河山大地未嘗可以法空也佛必欲空之而屹然沛然卒不能空兵刑灾禍未嘗可以呪度也佛必曰度之而伏尸萬物烈焚淪沒卒不獲度此其説之疎漏畔戾而無據之大畧也非邪而何今中國之教無父無君則聖賢闢之萬世不以為過中國之治弑父與君則王法誅之人心不以為虐至于詭術左道皆重加禁絶所以扶持人紀計安天下也釋氏之説盡麗于此數者吾儒反相與

推尊歸向無乃有三蔽乎三蔽謂何一曰惑二曰懼三曰貪夫闚光于隙穴者豈知日月之大明囿知于一物者豈信陰陽之變化此凡民淺識也佛因而迷之曰世界不可以數計生死不可以世窮于是不智者亦從而惑矣身拔一毛則色必慄然變足履一刺則心必惕然動此凡民懦氣也佛因而惴之曰報應之來迅于影響之答幽冥之獄倍于金木之慘于是不勇者亦從而懼矣廹窮患害必興饒益之想謀及悠遠必為子孫之慮

此凡民貪情也佛因而誘之曰從吾之教則諸樂咸備壽富不足言造吾之地則超位高明天帝不足貴于是不仁者亦從而貪矣吾儒誠能窮理養氣而宅心必無此三蔽有此三蔽是衣冠身而衆庶見也是引夷貊入中國以為未快又與禽獸同羣而不知避也何乃不思之甚哉無亦可悼之極哉雖然賢智之士有出塵之趨高世之念者以事為膠擾非清净妙圓之體也則曰吾豈有所貪懼如愚夫之所期歟盖將求佛所謂無上法

第一義者悟徹此心耳烏乎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衣被天下仲尼子思孟軻之道昭覺萬世凡南面之君循之則人與物皆蒙其福背之則人與物皆受其殃載在方册之迹著矣其原本于一心其效乃至于此不可禦也今乃曰事未足以盡吾本心兼利萬物為高士也豈不猶食五穀而曰不足以飫登太山而曰不足以崇者乎盍亦思聖人之言窮萬物之理反求諸心乎今于聖人之言未嘗思于萬物之理未嘗窮于志卑氣餒倀倀然

如逆旅之人也乃率然曰妙道非六經所能傳亦何言之易邪假曰孔孟有未盡者故佛言之佛言其妙所以出世而孔孟言其粗所以應世耳其心則一也然則以耳聽以目視以口言以足行饑而食渴而飲冬而裘夏而葛旦而動晦而息戴皇天履后土皆孔孟日用之常佛者何不一槩反之而亦與之同乎同其粗而不同其精同其心而不同其用名曰出世而其日用與世人無以異烏在其能出乎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儒與佛不同

審矣佛者未嘗為儒謀而儒之陋者無不為之謀悅其受記之媚承其外護之諂張而相之扶而興之至使非毀堯舜詆譏孔孟曽不以為疾也一有距西方之說者則怵心駭色若罪之在已雖弑父與君未足以方其怖且怒矣良心陷僻乃至于此耶或者曰凡子所言皆僧之弊非佛本旨也子惡僧可也兼佛而斥之則過矣則應之曰黄河之源不揚黒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栢之實使緇衣髠首者承其教用其術而有此弊是誰之

過也仲尼父子君臣之道經紀乎億千萬載豈有弊邪惟其造作而無弊也是以如天之覆不待推而高如地之載不待培而厚如日月之照不待廓而明惟其造作而有弊也是故旻衍其辯張皇其法防以戒律而詛以鬼神侈以美觀而要以誓願托之于國王宰官劫之以禍福苦樂而其弊久而益甚矣墨氏兼愛其流無父楊朱為我其流無君非身自為之也孟子究極禍害比之禽獸況其身自為之又率天下而從之其害源之所達

而禍波之所浸千有餘年喪人之心失人之身破人之家亡人之國漂汩滔懷天下溺焉莫之援也豈曰獘而已乎昔梁武奉佛莫與比隆及侯景之亂諸子擁重兵圖便利雲翔不進卒殍其父而後兄弟相夷宗國亡滅彼于君臣父子之際可謂澹然無情不為愛欲牽矣而道果如是耶或者猶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為善道使人畏罪而不為慕善而為之豈不助于世而何闢之深也則應之曰善者無惡之名也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自

非喪心者不敢以為非惡孰與有父有君之為善乎道者共由之路也不仁不義者可由乎不可由乎自非喪心者不敢以為可由孰與居仁由義之為道乎子悅其言而不覈其事過矣或者又曰夫在家以養口體視溫凊為孝者其孝小出家得道而升濟父母于人天之上者其孝大佛非不孝也將以為大孝也則應之曰良价之殺父效牟尼之逃父而為之者也逃父避之于山而得道不若使父免于思念憂勤而親其身之為全也殺

父升之于天之非理不若使父免于此遂餒殍而養其生之為得也然則佛之所謂大孝乃其父所謂大不孝耳借使佛之説盡行人皆無父則斯民之種必至殄絶而佛法亦不得傳矣人皆無君則爭奪屠膾相殘相食而佛之黨亦無以自立矣此理之易見者彼非懵然不知也特罔人以虚誕之言善其悖逆之情聾瞽姦憜之徒而安享華屋之居良田之利金帛之施衣食之奉泰然為生民之大蠹不謂之異端邪説謂之何哉是故仲

尼正則佛邪佛邪則仲尼正無兩立之理此崇正辨所以不得已而作也上士立德以教變之中士立功以法革之下士立言以辭闢之吾下士也凡若干言覽者矜其志而左右其說忠孝之大端建矣

上蔡論語解後序

論語一書蓋先聖與門弟子問答之微言學者求道之要也而世以與諸子比童而習之壯而弃焉訓詁所傳雖未嘗絕然智不足以知聖人之心學不足以得道德

之正遂以私智簧鼓其説以眩天下夫其侮聖人之言何足深罪特以斯文興喪于此係焉此憂世之士所為動心者也上蔡謝公得道于河南程先生元祐中掌秦亭之教遂著論語解發其心之所得破世儒穿鑿附會淺近膠固之論如五星經乎太虛與日月為度數不可易也其有功于吾道也卓矣而學者初不以為然也某年二十一當政和戊戌在太學得其書時尚未盛行也後五年傳之者蓋十一焉嗚呼師友道廢久矣欲求吾

資莫與為方圓欲得吾助莫與為切磋所可決信而不疑者獨聖賢所餘紙上語爾同舍建安謝龑智崇傳于山陽馬震知止欲以其傳授粥書者使刻板馬庶以道好善君子欲博文求徵而不得者其志足稱矣然某以往昔所見比智崇今本文義有或不同意先生年卲而智益明有所是正故更欲得善本叅校然後傳之雖然大畧當不外是也以今日好者漸衆安知來者之不愈于今乎使有識好而力行焉固將黙識神受見于叅倚

之間不者幾何不按劍而向夜光之投乎此非某之志也先生之志也宣和壬寅仲夏望日後序

送郭偉序

同年友郭伯成自瀆江訪予于永山予詢以邵之人士曰吾邦有金氏兄弟以孝友雍和見稱于宗族鄉黨因請其目曰育其名者事親謹甚訓其婦執禮率道力家幹蠱一錢寸帛不以自歸不幸皆早世其仲彥叔奕恪承規法益敦內行欲使子孫不相別異用財則均而後取

議事則協而後行食饌則集而後嘗衣服則備而後製以其餘力賑業窮乏食客常滿坐家富而不矗也予曰君子所以異于小人者喻于義而已三金知所喻是以能成其行且聞其種學積文屢薦于有司借使寵祿之報不在其身必在子孫矣和氣致祥理固然也古人不云乎美成在久伯成歸幸以告之

送張堯卿序

學如何而為當始于明善而行之力而守之固亦可矣

百家衆技時有足觀岐捷易從膚淺易通易以入人而聖人之言玄微奥遠淵深天高藐乎希聲如朱絃而疏越澹乎無味如尊玄酒鉶大羹而俎腥魚也耳宜之口嗛之者噫噫尠矣于是見善為難幸而見之或出門而尼或半途而廢類為俗所變物所移勢所遷則向也君子而今也小人者肩相差武相躡地醜德齊非二五則十九也浦城張生哲從子伯氏學甘淡泊迷寒暑孜孜兀兀惟讀書質疑為事其于覔舉干祿若無意焉者予

蓋嘉之且須暇以久而觀之會妖僧張圓覺以邪術鼓于富沙其説至陋而甚鄙不必傅太史之羊角而後判其石齒之誕幻也然而横目蚩蚩族而拏跽羣而膜拜泉布圓覺金幣圓覺垂紳正笏之士與夫布衣韋帶之儒斯民所視傚以為從違者亦皆莫究莫覈靡然趨風吹波助瀾洶呼應和于是連延郡邑廣逺千里忘其素業委其生養之道願一覿聽頓顙趼足憧憧喝喝之死靡悔所以然者不明乎善與其利也趨利不止不奪不

饜識者有憂之謂二張角魯之禍跬息可待間有特立不之然者訓告既忤因取疾憎累足屏氣虞禍之及于是時張生乃能鑑然無所惑見其里人必為之辯有像孔聖于矍曇之側者必使之正之亦庶幾乎尊所聞行所知者矣夫常物之大情企富貴而歆利達于不可易之定命必欲以智力易之因曰命在乎天我不得知也則奚不擇夫義循夫理而必求其所不可求而不安其所可安亦獨何哉雖則云然窮戹困蹇古與今以為難

堪張生推不惑詭妄之心以御此世態進善極于勇信命極于確則于賢人君子遠者大者固將條達而上遂其益勉之古之人惟善推其所為是以大過乎人予又將覯生之進否于它日于其歸也書此以遺之紹興十六年月建辛丑日當癸夘武夷胡寅序

進先公文集序

紹興十八年閏八月太常丞臣寧次當輪對奏事殿中

皇帝若曰惟乃父既纂釋春秋尚當有他論著其具以

進臣寧走使告其兄臣寅曰先大夫沒十有一載遺文
雖就編綴然未之出也學士大夫欲見者已鮮矣何况
天子崇高富貴日有萬幾今主上眷言舊學之臣久而
未慭其思所以仰稱明詔者臣寅即取先集離為門次
繕寫以獻惟鄒魯之學由秦漢隋唐莫有傳授其間名
世大儒僅如佛家者流所謂戒律講論之宗而已至于
言外傳心直超佛地則未見其人是以聖道不絕如綫
口筆衮衮異乎身踐其書徒存猶無書也逮及我宋熙

寧以來先覺傑立上繼回軻天下英才心悅而誠服然後孔氏術業浸以光顯五經語孟所載譬猶逢春之木有本之瀾生意流形初非死質成己成物始終有序先臣夙禀大志聞而知之以仁為居以義為用以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為效若夫記誦訓詁辨說詞華之習一不與焉其宏綱大用奥義微辭既于筆削之書發揮底藴自餘因事有作進則陳之君父退則語于公卿或酬酢朋遊或訓教子弟一言一話猶足以證明徃昔昭

廸來今敢圖家藏遂上御府斯文不墜後裔有榮焉父書精深而臣以淺粗之言冠于篇首君學高遠而臣以卑近之論瀆于聽聞茲榮也秖所以為愧爾謹序

送劉伯稱教授序

進士同年登科相為兄弟自唐至今亦已久矣今之朝事既賜第授勅而出則涓日集于一所用官給金錢設酒饌為宴集同年者畢至按先後列庭下推一人年最長者榜首拜之又推一人年最少者出拜榜首謂之叙

黄甲黄甲者黄紙榜之甲乙丙丁戊五科之次也所以訓在榜之人勿以科之高下相重輕而以齒之長幼相伯仲推此意也凡在榜之人是宜先義後利爵位相讓患難相恤久相待而遠相致也豈不美乎然昔之取士尚少少者數十人多者不過數十百人故其為兄弟也交不廣而情可厚其流風餘韻猶足以立懦志敦鄙夫使不預者生羡心焉承平既久三歲一大比天下之士無慮六七百人當是時靜躁華質游衍漫散既不齊其

志又不常厥居固不能盡相識知雖一日叙甲之集蓋亦闐然進旅退旅何由問其姓字而窺其聲光且復有以故而不至者十常一二于是同年兄弟之名存而交情契義非故舊已熟則一時意氣傾動抃聯喜合為最篤其餘亦泛泛焉爾矣此非人為蓋風俗醇醨之漸至也今夫酒必自醇而醨醨而過則腐壞不堪尚何味之可求是故修德于已施化于人必欲革偽從忠舍薄處厚者凡以惡其末之腐壞建瓴而無味也予投畀新昌

親交益疎徒友益散至之三日州學教授劉君伯稱來以同年子請納其拜予辭之曰是禮也如告朔之餼羊矣況交有淺深而勢有通塞予于尊公所謂未及問姓名而竊窺聲光者又方墮឴中而君以平時通家之契歸之無乃過乎伯稱曰惟惡薄俗是以不敢視炎凉為禮之升降區區之志敢固以請蓋自是始與伯稱往還而知其為年兄德常之子也德常生于丁未歲至元符庚辰年三十有四應詔上封事入邪等後雖許遊學校而

有司以别號為職終不敢薦舉然鄉里學士宗師之者甚重隱然為鄉先生宣和初盜起東南黨禁解德常始得試于南宫中辛丑進士第作邑桂嶺勤政愛民不忍割剥大忤郡將會部刺史有知之者乃得善去而德常年已六十有三矣迄不遇以死識者惜之伯稱刻勵自立及其父無恙時能取科第不墜世業崎嶇嶺海間凡二十餘年猶未改京秩予見其篤實而疏通嚴毅而豈樂留心所職于朋冷之局黌宇一新百廢具舉雖三舍

感時有不能及者訓誘程課孜孜弗怠士知向方焉子
病間日從燕談則該洽古今周知利病利不苟就害不
苟違信其為適用之通才而克家之賢子也予踽踽然
如逃虛者賴君風誼聊以忘憂君乃秩滿而去使我離
索之思倍于常情雖然男子志在四方仁人不私一已
君且表表著見為明時用予亦動心忍性改前過而求
自新不知老之將至焉是別也抑又何悲姑掃茅簷敷
重席飣梹榔剥黄蕉以為肴捕欝屈鈎蛙黽以為羞貫

酒蠻村相與一醉行矣加飯時恵好音此則畸人之所望也

傳燈玉英節録序

學必有疑疑必有問問必資賢智于我者問非所疑答不酬問與夫不待問而自告之此師弟子之失也傳燈録所載釋子以葛藤目之其失在此矣今獨取其敷揚明白者庶易以考其是非焉若夫談鬼怪舉詩句類俳戲如誑誕者則盡削之或誚予為敝曰曾不聞粗言細

語無非第一義而于其間妄生揀擇是豈禪意予曰以鬼怪詩句俳戲誑誕之説相唱和于穿穴空籠滉漾無實之中是為遁詞乃得法者之所訶也觀少林啓廸姬光罄發梁武莫非的確要論何有如末流蘿蔓轇轕不可致詰者哉雖然此亦就其心聲而去取之非宗其道也夫意由心生而意非心心由性有而心非性今釋者之論心纔及意耳其論性纔及心耳是自名見性而未嘗見性也未嘗見性于是以世界為幻以性命為欲以

秉彛為妄以事理為障雖清凈寂滅不著根塵而大用
大機不足以開物成務特以擎拳植拂揚眉瞬目遂為
究極則非天地之純全中庸之至徳也此在學者愼思
而明辨之爾紹興庚午予自休官中謫置新昌夏六月
息肩既無書可觀又不敢從事翰墨城南二十五里龍
山寺乃六祖太鑒故居而亦無藏經獨有四大部與玉
英集遂借而閱之乃景祐大臣王隨所撮楊億傳燈録
也隨之意正以麄言冗事有混真詮則予今之去取仰

睎前哲可無愧矣壬申夏六月已巳序

智京語録序

新化承熈長老明覺大師智京嗣法于普融平公葢臨濟宗也平之道盛行乎崇觀政宣間京執侍最久深得師傳分化流通所至緣合住承熈之八年書來謂予曰平日拈提唱道隨和而應本無一語而叅學者係風捕影遂成痕跡是則有也不識可為發揚以慰二三子之勤乎予曰達摩面壁九年如死灰枯木及對姬光安心

之問文采遂彰或隱或顯固無緘口齰舌以終其身者
然世遠道散人人說法沛如雲雨浩若江海紙墨傳布
亦云多矣乃欲與面壁同符此達者所以莞然而弗信
也子既紛紛言之子之徒又從而記之予又為序之
于少林之旨豈不大有逕庭乎雖然言心聲也言是事
而曰我未嘗言不言是事而曰我未嘗不為汝言自眛
者聽之如嬰兒未孩易耳目而不知也自達者觀之明
鏡之中豈有遁形哉故傳燈錄所載一千七百餘人若

深若淺即言可判如物之經乎權衡度量焉可誣也具眼之士因予序以觀斯集之言因其言以求明覺之心因其心以求書記未忝之所契黄梅夜半之所付少林斷臂之所證亦若是耳

洙泗文集序

洙泗集者龍谿陳君元忠以後世文體之目求諸論語得其義類分明而編之以為文章之祖也丐予為之序予嘉其述乃序之曰文生于言言本于不得已或一言

而盡道或數千百言而盡事猶取象于十三卦備物致用為天下利一罷不作則生人之用息乃聖賢之文言也言非有意于文本深則末茂形大則聲閎故也周衰道喪而文浮孔子蓋甚不取嘗曰孝弟謹信汎愛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文吾不若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學士大夫千百成羣行彼六者誰有餘力行之未有餘力是夫人未可以學文矣汲汲學文而不躬行文而幸工其不異于丹青朽木俳優博笑也幾

希况未必能工乎游夏以文學名表其所長也然禮運偃也所為樂記商也所為華實彬彬亞于經訓後之作者有能及邪從周之文從其監于二代忠質之致也文不在兹者經天緯地化在天下非吮筆書簡祈人見知之作也離騷妙才太史公稱其與日月爭光尚不敢望風雅之階席况一變為聲律衆體之詩又變而為雕蟲篆刻之賦槩以仲尼刪削之意其弗畔而獲存者吾知其百無一二矣是則無之不為損有之非惟無益或反

有所害乃無用之空言也夫竭其知思索其枝巧蘄于
立言而歸于無用果何為哉然自隋唐已來末流每下
擇才論士皆按以為能否升沉之決而欲夫人通經知
道守節秉義有君子之行不亦左乎陳君蓋疾夫末流
忘本得已而不已者可見好古篤實之趣矣聖門問答
教詔本言也而成文雖文也特一時之言耳豐而不餘
約而不失其法備于論語能孰環而體識之必不敢易
于為文深之又深知其有無窮之事業在焉必不復以

文為志道果明德果立未有不能言者孟子曰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洙泗集之本原也

重峯集序

古之人各有所立曰德曰功曰言然不必甚盛也惟其可傳而已苟為可傳則盛莫禦矣僑惠肸直一字之德也夷吾尊周子房報秦孔明治曹安石膺符兩字之功也言亦猶是也曲江別駕吳慎徽集其平生所為文字

求予作序編未及就而卒其子仲衍遂以書來請成先志予讀之數過撫卷而歎曰仁勇人也方建炎紹興間金人荐侵羣盜四起主持國論率以通和講好招安撫納為策志義之士格不得用讐敵日横冦攘日滋君自小官被薦得見天子首請應天順人張皇威武北向而雪恥諸羌兵屯聚無悛革心者宜悉力致討以除民害光武中興省併官吏今添差冗員當一切罷去磊落三章詞氣激烈當時切務莫過于此可謂知言之要矣奏

雖報聞理則無負是故言而當則史佚周任龍子之徒皆以片言見取于孔孟言而不當則雖詭辭數萬如惠施文飾六藝如王莽又將安用烏乎慎微官雖不顯而言亦不朽矣夫言之不朽固不係于官之尊顯也其餘詩賦雜文總若干篇皆温純雅實可想見其人分為若干卷名曰熏峯拙叟集云

向薌林酒邊集後序

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詩出

于離騷楚詞而離騷者變風變雅之意怨而迫哀而傷者也其發乎情則同而止乎禮義則異名之曰曲以其曲盡人情耳方之曲藝猶不逮焉其去曲禮則益遠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于此者隨亦自掃其迹曰謔浪遊戲而已也唐人為之最工柳耆卿後出掩衆製而盡其妙好之者以為不可復加及眉山蘇氏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于是花間為皁隸

而柳氏為輿臺矣鄭林居士步趨蘇堂而嚌其胾者也觀其退江北所作于後而進江南所作于前以枯木之心幻出葩華酌玄酒之尊弃置醇味非染而不色安能及此余得其全集于公之外孫汶上劉子荀反覆厭飫復以歸之因題其後公宏才偉績精忠大節在人耳目國史載之矣後之人味其平生而聽其餘韻亦猶讀梅花賦而未知宋廣平歟

魯語詳說序

道一而已而有中偏大小正邪粹駁之不同何也中故
大大故正正故粹粹故一彼狹小偏私僻邪駁雜為道
者失也其所以失或由師傳或由鑿智或由氣禀故殊
途各出騖而不返道無是也先聖先師為此所以有教
救學者于多歧欲歸之于至當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一
者仁也聖門之徒皆學為仁夫子言行莫非仁也其在
論語者著矣某年十六七見先君書案上有河南語録
上蔡謝公龜山楊公論語解間竊窺之乃異乎塾之業

一日請諸塾師曰河南楊謝所説與王氏父子誰賢塾師曰彼不利于應科舉爾將趨舍選則當遵王氏于時某未能樹立而輙萌好惡矣既游庠序方崇忌諱肆諛諂歌功頌德陵跨唐虞或道史書及李杜詩章亂離之句則衆以謗訕操切之纔二十年川壅大決睦盜猝興勢揺嵩岱然後信王氏學術不本于仁穿穴碎破以名不仁之禍也當茲時天子臨軒策士收掾讜言黨禁向弛于是邵康節皇極書張横渠正蒙篇河南先生諸經

諸說元祐忠賢言論風旨稍出好之者往往傳寫襲藏若獲希世之寶而謝公語解則已鋟板盛行噫此豈人力也哉後四載歲在乙巳女真入侵嫚書騰聞詔音夜頒引慝孫位靖康元禩遂撤王安石配食坐像廢字說勿得用俾學者兼用先儒妝召遺老佚賢欲改絃更化雖狂瀾既倒捧土莫遏而遺書幸存出于良知者如濟貫河終不泯沒然後益信仁者人之本心大中至正是是昭昭未嘗亡也人自不求爾今皇帝勇智中興灼知

禍敗之釁本由王氏以其所學迷誤天下變亂憲章得罪宗廟于是詔三省政事並遵至和嘉祐發自聖性篤好孔子所作安石所廢之春秋又于講筵進讀神祖所序司馬光所纂之通鑑下楊時家取三經義辯眞之館閣選從程氏學士大夫漸次登用甄敘元祐故家子孫之有聞者仍追復其父祖爵秩將以刬削蟲蠹作成人物朝與賢才之賴國培安固之基此紹興五六年間大哉王言一哉王心凡百臣子所宜和衷將順不忍違矣

而狃習舊染者見王氏言行不類有同俗趨利之便而于程氏則如嫫母之惡軒鑑也蓄忿伺閒仲其詭罔反以專門歸咎堂奧夫學士大夫意向殊乎王氏則擯斥隨之必如是說始堪仕進蔽離竆陷百唱千和旣率天下出一私口矣又相與攘袂扼腕柴柵闕里禁人趨之不亦甚乎自古詧言之法必觀其事王氏宗派效于紹聖元符崇觀政宣已來夫何可掩試舉其大者則績瞿聃虛空之緒亂鄒魯禮義之實談二帝三皇之治濟

申商韓非之政託人子繼述之孝毀祖宗艱難之業指
豐亨盛大之象肆窮奢極侈之欲慕開疆闢土之績速
佳兵好還之禍秉國破君亡之釁扶背主僭命之賊環
燕巢危幕之勢致荆揚蹀血之苦積刑賞不平之憤起
周廬干紀之變假偃武息民之説成外交固位之計殄
烝民三綱之道甘臣服讐敵之辱稱太平無事之美導
般樂怠敖之失結忠賢諫説之舌生隆家畀國之漸皆
背違先聖操心不仁而精于經義字説立乎本朝据權

斷論之大驗也若君子私淑所被曽微一人箕其列焉特用此觀之明善喻利之判豈不昭灼乃復營營翩翩變移黒白上欺君父下蔑清議不念率獸食人近有攢轍亦何意哉愚不肖幸聞伊洛至教承過庭之訓而寘頑怠廢不早用力盖嘗妄意論語一書為仁道樞管欲記所見聞指趣附于章句之下内揆淺疏久而未果髪秃齒豁恐負初志矣適有天幸投畀炎壤結廬地偏塵事遼絶門挹山秀窻涵水姿簷竹庭梧時動凉吹朝夕

飯一盂蔬一盤澹然太虚不知浮雲之莽眇也觀過宅心自是始篤乃得就藁遺諸童丱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焉若夫推已及人指南洙泗之路放淫詎詖分北荆舒之旅非愚所能也困而學之期成功于不二而已矣紹興甲戌三月甲寅朔序

斐然集卷十九